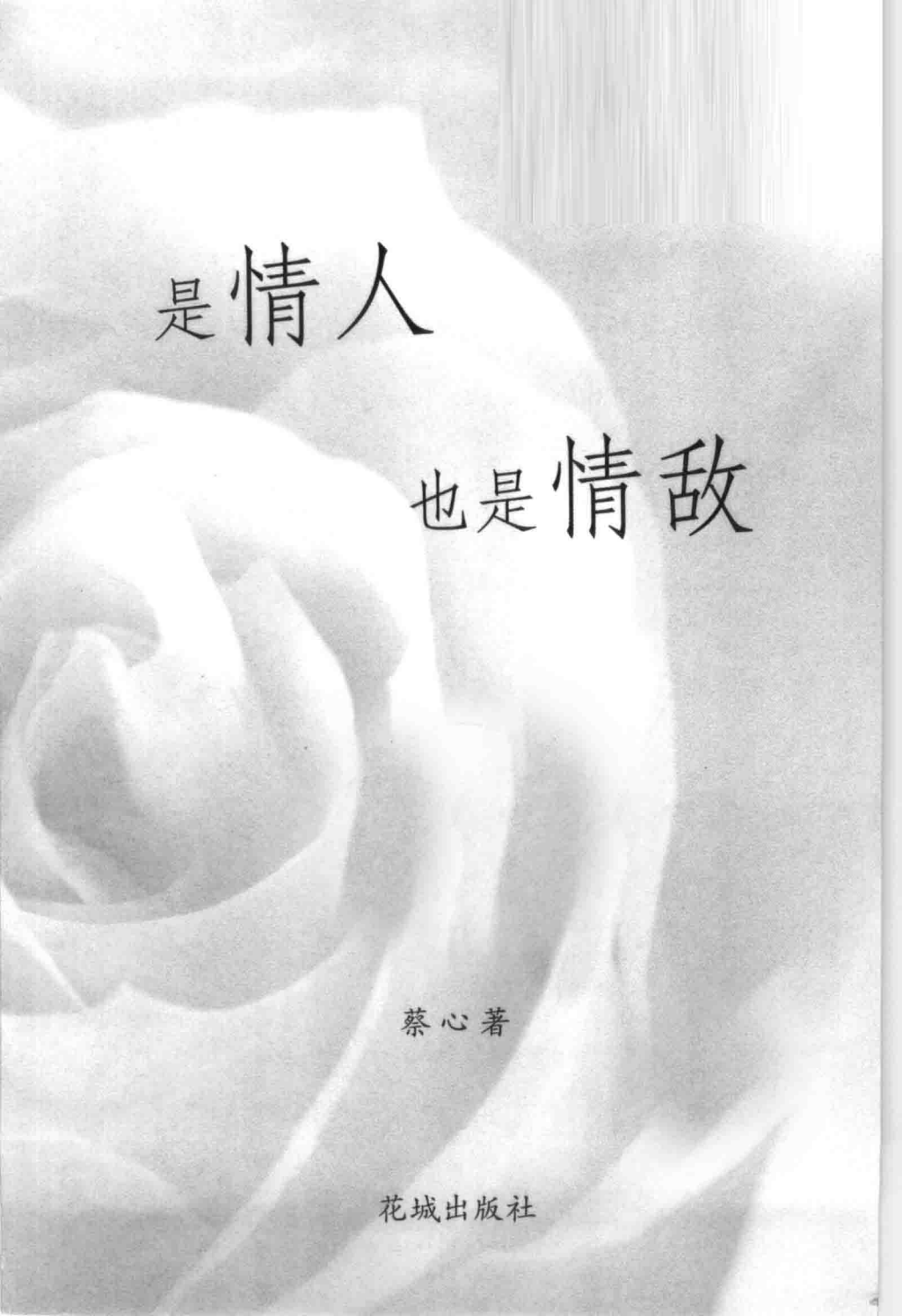


是情人也是情敌

蔡心 著

花城出版社





是情人

也是情敌

蔡心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情人也是情敌

蔡心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

ISBN 7-5360-3746-5

I. 是...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800 号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16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15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746-5/I·3064

定 价 1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以影视文化圈为背景，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业和几分特殊的感情来折射多面人性的情感。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苏月既是一个报界的名记者，又是一个插身于影视圈的演员经纪人。她的双重身份使她的人物性格和感情生活处在一种复杂变换和不稳定当中。她丰富的生活经历带给她成熟和理智，但她心中汹涌澎湃的感性激情又常常令她身不由己；她既身在庐山，又置身事外；她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做嫁衣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是。

苏月与另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既复杂又简单：三人互为情人又互为情敌的关系耐人寻味，突破了普通三角恋的固有情境和模式。在这里，故事没有结束，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随时消逝又生成推进的过程。

您将通过本书了解到在这个圈里鲜为人所熟悉但真实存在的一些人物的生活层面及人性心态。作者正想通过这镜头前后的点滴告诉人们要用变化的观点去看世界，因为一切都不可预知，对一切过于执着也是没有意义的。

做嫁衣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说法。
其实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状态和说法
里，

只不过你并没有察觉到罢了。

这也是一门生活的艺术，

要懂得这门艺术的你要先懂得付出。

然后常常会是在你为别人做好嫁衣的
时候，

自己也就嫁了出去。

这也许便是你的得到。

当然，凡事都是有风险的。

谁又知道你会因此而失去什么。

我看只能走着瞧了。

——蔡心

目 录

- 1 你的头发全湿了 / 1
 - 2 阴阳锅底 / 17
 - 3 “求你一件事，吻我。” / 41
 - 4 人心不足蛇吞象 / 81
 - 5 男人心事 / 103
 - 6 柳暗花明 / 129
 - 7 我的心开始出汗 / 155
 - 8 雾里看花 / 179
 - 9 坚持下去，“错”也会变“对” / 187
 - 10 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 221
-
-

是情人也是情敌

1

你的头发全湿了



SBT 28/02



双亲的走远，令人想抓住他的肩，好像握住了父亲的温暖和男儿的依恋；又想挽住她的手，向她敞开女儿的心或是母亲的怀。

身边的朋友这几年都在恋爱。我觉得他们傻傻的。“重色轻友”似乎又是每个热恋中的人，特别是女人的一大特色。然后恋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不约而同地找你倾诉，无非是一些先甜后苦的东西。我常常会听他们把故事讲完，然后一言不发地笑笑。在他们的心里有的是答案，讲给你听多数是一种发泄，所以多数情形我也不会好为人师地帮他们分析什么，因为恋爱中的人实在都是有主见的。

而失恋的人就好像是抛了锚的船，沉船的情形极少数，徘徊不前才是常态。

现在我居然失恋了，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纯属意外。

不仅仅是抛锚，而且在下沉。



我不想找任何人去解读我的恋情。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条永不下沉的大船，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我是那么会调整自身取得平衡，但这次，我对爱的信仰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

原来爱还不是一件可以高高挂起的东西，目前还不是，本以为自己有幸找到了另一半，可最终发现那一半其实分成了好多半。在这里失去是不可能再在这里找回来的。人们却总是错误地执着于此，结果失去的更多。我深谙此理，所以最后决定让过去的我下沉去吧，升起的将是泰坦尼克号的继续，一个崭新的决不翻版的继续，因为女主角还活着，也只有她还活着。

要我告别水淋淋的过去，是件不容易的事。经此后，我虽无权认定天底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但我发现身边的异性基本上大同小异。有位朋友告诉我，男人是不可以用来爱的，而是拿来利用的。这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延伸发展，这也是男人被女人误解最深的结论，男人们要小心才是。

星期六的早晨，大雨滂沱。我必须赶到国际饭店参加电影《孤独婚姻》的开机仪式，不仅是因为我有采访任务，更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好友涂料的处女作，无论如何都得要去捧场的。

一边化妆，一边想着涂料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叫“涂料”呢？以前他告诉过我，因为他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产物，家里困难得不行，爹娘希望他能给家里带来粮食，所

以给他取名“涂米斗”。后来高考的时候这位“米斗”觉得名字拗口，干脆来了一个合并，改称“涂料”，又为了对得起这个称呼，于是发挥了一下自己擅长涂鸦的天才，一举考上了美院。

画了十年画的涂料终于在 90 年代初的一个顿悟的早春，毅然决然地放下画笔与涂料，去与志同道合者合伙搞电视剧了。拍了七八年的电视剧，涂料挣鼓了腰包，又一个早春的顿悟，涂料大声疾呼：这电视剧是他妈的埋没导演的艺术！于是他玩起了电影，看在他拿过奖的份上，还真有人给他投资，多不容易啊。

想到这儿，我不禁笑了起来。再一看钟，不得不加快了节奏。临出门的时候，我对穿哪双鞋产生了犹豫，本来想穿一双跟高一点的，想想人家涂料还不到一米七，万一站在一起不好看；又一想，这部戏里的演员个儿都比他高，让他一枝独秀多好，再说，谁会注意我呢？于是套了一双让我不高不矮的鞋，走人！

会场布置得简单现代。主席台设在中央略高一点的地方。涂料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们公司的标志，一个由胶片形式组成的大调色板立体地倚在一个支架上。仿佛一座靠山。虽然差不多到了开始的时间，但各就各位的气氛还没有最后形成。这帮圈里的人正三五成群地划开自己的小圈，兴致勃勃地互相喁喁私语，略带掩饰地眉来眼去着。

涂料被几个电视记者围着，脸上挂着谦虚的表情。我望见站在他左边的是女主角舒芯——被一件银灰色的披肩



是情人也是情敌



闪闪地裹着，其脖颈之处居然没有任何首饰包围，看上去干净得仿佛一座象牙雕塑。

涂料终于看见我站在这儿，用手打了一个招呼，然后侧过身和舒芯耳语了几句，她的眼光同时便投向我，微微地笑着。我朝他们做了一个OK的手势，站在原地没动，因为我不想现在去凑热闹。

会场这时候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来的是一位久违的男明星——陶燃。他径直走向涂料，两人除了握手以外还来了一个灿烂的拥抱。涂料这时招手让我过去。我于是走过去站在了雕塑的身旁，与陶燃寒暄了两句，接着雕塑突然转向我说：“你的头发全湿了，要纸巾擦擦吗？”声音沙甜得仿佛一个老朋友。我怔了一下，然后赶紧摸了摸头——可不是嘛，这雨都把我浇糊涂了。

舒芯贴近我接着说：“我听老涂提过你好几次了，你是个了不得的记者。”

我当然明白其出此言的涵义，涂料一定是想用捧其他演员的手法来为这位舒小姐做一次嫁衣。刚想回话，涂料拥着一个戴眼镜的胖子走过来打断了我的回话。

“这是咱们的大经纪人、大记者苏月，苏小姐，”又指着胖子说：“这是咱的投资人王征。”我和王征互相颌首致意着。

他凑近舒芯耳语了几句，后者对我说了句“失陪”便和他暂时出去了。

仪式终于开始：本市广播电视局的领导先上去讲了两句，接着是涂料的制片人上去介绍了一下本片的拍摄计划

和阵容，然后是涂料同志胸有成竹地表示了几下，最后男女主角出场了。

男主角不是别人，正是舒芯的前夫，大演员胡小刚。这不能不说是涂料的精心安排，让现实中的男女主人公去演绎一段比现实更精彩的失败婚姻，十足的戏剧味儿把观众的期待延续到了幕布之后。两人手牵着手，一副再续前缘的样子，似乎有心让众人去体会他们有着不是情人还是朋友的默契（可事实又会是怎样呢？）。

耐不住性子的记者没等两位发言就要狂轰滥炸，（本国的娱记已经学会如何让对方难堪，而这种手法是在别种场合不敢如此滥用的）。问题就像地雷，恨不能把对方整得体无完肤，让其掉入陷阱不知所措也是美事一桩。而我呢，是不大习惯当面给人难看的，记得刚入行的时候尖锐得不仅让对方招架不住，连我们的主编都差些炒我的鱿鱼，原本觉得这是专业精神，后来才慢慢意识到专业精神要的不是给人“难看”，而是“皆大欢喜”。而在今时今日我更无须同别人争些什么，因为对方会留大把的时间让我来进行专访。

胡小刚和舒芯简单地向下面介绍了各自的戏分及感受，至于对待大家的提问中令人尴尬的部分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就顾左右而言他，惟有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令到众人不禁唏嘘了一下。

有人问：“请问舒芯小姐你准备什么时候再考虑婚嫁？”

舒芯从容地看了前夫一眼：“没什么可考虑的，谁把



是情人也是情敌



我当公主，我就会把谁当成皇帝，当然，这个人不会是胡小刚了。”

涂料这时凑过来告诉我一会儿一起吃午餐，主创人员都参加，就是为了给我们社作专访而安排的。

说到吃饭，我的情绪有些高涨了。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只喝了一杯牛奶，嘴里还是香甜的，不过胃已经苦了很久。

胡小刚在上面有些滔滔不绝，他的样子令我有些不舒服，我也搞不懂究竟是哪不对劲儿，也许是不屑于他刚才刻意宽容的表情，还是反感他那种腕儿派的感觉，抑或是为他过于标致的五官？我对自己笑笑，何必那么认真呢。

时间让我饿过了馊。坐在饭桌前，我全无胃口，舒芯和胡小刚紧挨着坐在我的对面，涂料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贴在旁边。我注意到胡小刚时不时地会凑近前妻的耳边说上几句，而后者总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涂料在这边忙乎着点菜、叫酒，老问我这个行不行，那样成不成。我总是说随便，最后补充了一句，来点儿辣的。“你也爱吃辣的？”舒芯听见后突然问我。

是，人家不怕辣，辣不怕，我就怕不辣。——我发现自己有些趁机炫耀。对面马上睁大了眼睛表示惊讶，而我的神经也好像被触了一下，兴奋起来。

但这时涂料面有难色地说这儿是粤菜、恐怕做不好我们想吃的那种风味儿。舒芯忙说不要紧，让厨房切点辣椒丝泡酱油，对了，要指天椒，红的、小的那种，好吃得很呢。瞧她过瘾的，而我也仿佛辣已下舌，一股液体迅速从

牙根涌出。

有幸的是我们除了吃到了这种辣椒丝，还意外地品尝到了他们新推出的一道辣菜……泡椒炒萝卜干和腊肉条，味道真的不像粤菜师傅做的，地道得很。涂料看我吃得满意，忙把所有的资料塞给我，“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不全的，再问我们就行了。”又补充说：“找个时间和舒芯再聊聊，她可是这戏的第一道菜啊。”我点着头说没问题，要赶这期出的话就安排在今天晚上吧，不过我万一没时间会另外安排个助手来作采访，行不？“就这么定了，舒芯，晚上八点在帝国的咖啡厅好吗？”听涂料说完舒芯迟钝地点了点头。

我打电话回社里找我的助理小曹，安排他晚上去帝国采访。至于相片的问题，我准备明天另外安排摄影记者去现场拍剧照。其实我不是万一没时间，而是万一有时间才怪呢。今天晚上是文化局长安排为新上任的宣传部长的欢迎会，当然是只关乎建立私人的友谊，“与工作无关的”。

而现在呢，是因为吃饱喝足了的关系，脑袋里的血直往胃里流得我犯困，回家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应该是蛮不错的享受。我这样想着想着就把车开到了家门口。不同平时的是小区的车道上挤满了人，而这些人的头清一色地往上仰着。我下意识地判断出大概是有人要跳楼，不过还没有跳下来。我心里为这个即将可能牺牲的血肉之身难受着。因为你的死被下面的观众期待着，他们在想象着你一跃而下的姿势，想象着你的五脏六腑扑到地面以后惨不忍



是情人也是情敌



睹的画面，他们甚至还想象着给自身留点儿位置，在你跳入死亡的瞬间中不要砸到他们身体的任何部位，因为你的擦肩而过就已经足够让他们回味儿了。

只想快点离开这堆人群，千万不要目睹惨痛的发生。我小心翼翼地点着油门，不动声色地滑走着车身。突然一击闷响伴随着挡风玻璃的裂变和车身的震动，一个红影以我全然不知的速度袭来，车和我都刹那间熄火了。

本来简单的一件事现在复杂化了。那个让人心跳心酸的女孩有一半的身子在我的车底下，看不出任何的血迹，但我感到她的抽搐和最后无谓的本能挣扎。救护车一早就等在那儿了，几个穿蓝衣的人拨开人群冲到我的车旁，小心谨慎地把她拖出来，人群一下子又拥挤起来。

你们统统靠边站！给她点儿空间好不好？！——我被自己的吼声吓了一跳，周围也一下子静了下来。我听见其中的一位蓝衣摇着头轻声说道：“没有了。”于是无辜的苏月就很快被赶来的交警带走去协助调查，她一路都难受得想吐。

我的脑海里老是闪啊闪的，一个人的瞬间死亡就在我的头顶上发生了。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一无所知；这种“撞缘”的定数来历也无从考证。在物质上的损失保险公司会给我补偿，但精神上的刺激只能靠我自己来缓冲。

我突然不想参加宣传部长的欢迎会了。我并不是需要休息，而是需要发泄。于是打电话给李局长，告诉他我因为发烧今晚不能作陪，他有些忿忿的，你发的是哪门子烧？我亲自来接你还不行吗？我说尽量吧，到晚餐前如果



可以，我再给您去电话。这边话音刚落，那边没划句号就收了线。让他不高兴去吧，我苏月向来吃软不吃硬的。

折腾到下午四点多我睡意全无。车进了修理厂，而我该找谁来修理修理呢？

我感到心一下子空了起来，从小就有过这种感觉，不经常，但发作的时候让人觉得孤独和无奈。我常常在泡澡的时候、站在高处的时候、还有离乡背井的时候有过这样的难受，让我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一切是如此的可怜。

我感到胸口发闷，惶惶然的。突然大作的电话铃声让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

——喂？

“请问是苏月吗？”对方是个女人，客气但并不陌生。我很快判断出她是谁。

——你好，舒芯。

“你听得出我？”

当然，你的声音很特别，又好听。——我说得很由衷。

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里有一种让人舒服的感染力。

“你们社的曹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说是你晚上有事来不了？——如果是这样不如我们约明天，好吗？”

我是没有理由说不好的，但我有更好的打算。

舒芯，不如这样吧，我明天也没有空档，我尽量安排在今天晚上，因为你的采访也比较急，一会儿给你回话。

人就是这样，明明可以马上决定的事非要拖一下，以